

一个艺妓的回忆

一个艺妓の回忆

memoirs of a geisha

亚瑟·高登 著

林好容 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彭 俊

封面设计:马光辉

一个艺妓の回忆

亚瑟·高登 著

林好容 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河北省三河市实验小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38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1572-6/G·368

定价:25.00 元

导读：艺妓的传统与现代

谈到艺妓，令人联想到（蝴蝶夫人）。她们身穿华丽的和服、脸上化着浓浓的妆，奔波在茶室、大饭店、高级日本料理店之间，以传统的歌舞表演、乐器弹奏和热络的交谈取悦宾客，为宴席助兴。以本书的故事背景——京都祇园地区来说，走在街上依旧可以见到她们的身影。

艺妓的兴起，与“游廓”有着不可分的关连。女性卖春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古代；而“游廓”这种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据考证则是从丰臣秀吉允许在大阪、京都设置为开端，然后遍及日本各地。不过“游廓”中的“游女”有卖身也有卖艺的，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游女”有“艺”术欠佳的，于是就有专精于卖艺的“芸者”、“芸妓”诞生。

不过，像本书主角千代子一样被卖入“置屋”、童贞被估买的命运，则要等到战后日本政府明文禁止、取缔以后才得以免于造化弄人。

在现代，要成为一名艺妓，也许过程并不如本书所诉那么悲惨，但仍然无法一蹴可几，必须经过“仕入”、“见习”、“舞妓”的阶段，接受严格训练方能如愿。

“仕入”的意思相当于“学徒”，十五至二十岁的年轻女孩（在战前则是十岁左右到十五岁的少女）要进入艺妓这一行都必须从当学徒开始。只不过现代的女孩，并不像千代子一样是被卖掉的，而是出于己愿，透过关系与介绍，并征得家长、监护人的同

意，由家长、监护人陪同与“置屋”女老板见面详谈。

在面谈中，女老板会观察女孩的举止、言谈，一方面了解她的决意是否坚定，另一方面也要判断女孩是否具备成为艺妓的资质。事实上“置产”供吃供住又供训练，还提供昂贵的和服、演具等等，类似一家演艺人的经纪公司，而这些女孩经过训练，未来在才艺方面的好坏与“人气”的程度都关系到“置屋”的收益。不同的是，现在的女孩因为不是被卖进“置屋”的，所以不像千代子身负巨额欠债的重桎，除了“艺”之外，连“身”也被“置屋”视为投资的回收。

通过女老板的面试，远地的女孩办好转学手续或等到毕业之后就住进“置屋”，当地的女孩则可以“通学”方式，开始“仕入”的训练生活。在本书中，有相当多的部分着墨于千代子当学徒期间的种种遭遇，包括各项实质上等于女佣的杂役工作、姆妈与阿姨的责罚、前辈艺妓的陷害、严苛的训练等等。现在的艺妓学徒也许命运不似千代子悲惨，但是除了专业的训练之外，还是得要帮忙“置屋”里里外外其他人吩咐的杂事。

其实，杂役工作也是在“置屋”受训期间的重要部分，女孩们从中学习各种礼节与规矩、和服的穿戴与保管，并且磨练当地的口音、熟悉业界的气氛、让客人或茶室女老板、业者相关人士认识、记住面孔等等，都与未来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

经历了学徒阶段，“置屋”女老板看学习情况准备给女孩找一位“姊姊”，同时这也意味着将从学徒阶段进入“见习”见习生的阶段。在本书中，千代子成为实穗的“妹妹”，是她重开已经停顿两年的训练、影响她艺妓生涯的转折点。现在这样的姊妹关系在艺妓界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姊姊”不仅要负责“妹妹”日后的教育、训练，同时也是物质生活与精神方面的照顾者与支持者，直到“妹妹”可以自立。

另外，女老板还要决定见习的茶室，这是见习生主要接受实地训练的地方。换句话说，见习生已经可以在“姊姊”的带领下

实际出场，在客人面前献艺了，不过通常还只是舞蹈之类的演出而已。经过“见习”阶段之后何时要举行“见世出し”，也是女老板要决定的，这个仪式的举行，意谓见习生正式成为“舞妓”

“见世出し”当天，“置屋”的人、其他“置屋”的艺妓、相关茶室的女老板、以及女孩的父母亲都齐聚一堂，为她祝贺“见世出し”的几天里，女孩盛装跟随“姊姊”到有关系的茶室、饭店露脸打招呼，拜访熟客拉关系，或者到处出场表演让客人们认识新人，每天得要来回穿梭在大街小巷之间。

成为舞妓之后，日子依然忙碌。除了表演之外，歌、舞、茶道以及乐器弹奏的训练科目增多，其他时间还必须拜访茶室打知名度，增加演出机会。这样过了几年，或迟或早就会遇上“水揚げ”这件事了。在千代子的那个年代里，“水揚げ”就是将舞妓、艺妓的童贞卖给出高价的“旦那”（男主子），这就是为什么当千代子被带到田中先生家时，不安女士要脱掉她的衣服检查身体了。当然，现在的舞妓、艺妓卖艺不卖身，“水揚げ”变成了第一次有“旦那”的意思。

不过，现代的“旦那”并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当的，必须男女双方都有意，再加上与“旦那”熟识的茶室女老板从中撮合才行。以往，有钱有势的“旦那”是舞妓、艺妓经济上的靠山，现代的“旦那”主要还是扮演经济赞助者的角色。

有没有“旦那”对现代的艺妓，尤其是想要在成为舞妓后、六岁左右届期脱离“置屋”而独立的艺妓而言，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舞妓大约在进入第五年的时候，开始要考虑期满之后是嫁人还是另谋他职，或者成为艺妓后自立的去留问题。如果想要自立，吃、住乃至服饰、乐器等等的费用当然得要自掏腰包来支应。所以，有没有“旦那”的金援，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

因此，耐不住长时间的习艺、受不了巨细靡遗的规矩、再加上经济来源的问题，也难怪想要从事这行业的女孩减少，大有后继乏人之势。这代表的不仅是一项传统行业的式微而已，也许像

川端康成以艺妓为主角而写成《雪国》这样的作品不再出现一样，同时意味着艺妓在往后的绘画、戏剧、文学等等的创作题材上消逝了身影。更有甚者，艺妓们努力习得的传统艺能乏人传承的话，无疑将造成日本具有代表性之传统文化的脉搏趋于微弱。

马耀辉 博士

• 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所博士

• 现任淡江大学日语文学系专任助理教授

导读：褪色记忆中的技艺与艺妓

这是一篇回忆录式的小说，作者整理编写关于艺妓的生活，以第一人称方式让艺妓现身说法。主角小百合叙述自己的家乡（一个渔村），她的父母以及那摇摇欲坠的家，还有在那不懂事的稚龄之时就和姊姊被骗拐的经过。她们被骗至京都，在祇园这个地方接受各种训练，但是最后只有女主角成为正式艺妓，接下来是在艺妓生涯中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由于这个故事的主题围绕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日本文化，而且是西方作家创作的，这的确能够吸引读者去注意它的特色及掌握力。在此，我们先来回顾并思考一下艺妓做为社会上的一种行业与它所具备的特质。

在谈艺妓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娼妓这个行业。它是个古老而悠久的行业，虽然它的最终目的是性交易，但却总是和其他文化形式相互牵扯在一起：远古时期和宗教（巫娼）结合，或将战俘奴隶当成娼妓，或最常见的、歌舞伎等。形式和种类相当多，不同的社会阶层又形成不同品味的娼妓文化，其中日本的艺妓是属于上流社会的高级妓女。她们高级不是因为貌美而昂贵，而是表现出色相以外的特殊才能。诚如西蒙·波娃指出，想要拥有与众不同特色的姣女，都会设法跳脱纯粹肉体贩卖的层次。她们依靠技能（例如歌舞、诗作）；也有靠身份名气（例如明星、模特儿）。我们比较熟知的是阿拉伯跳肚皮舞的女郎，利用性感的舞姿刺激寻欢客的欲望，让人想入非非；而台湾的脱衣陪酒、泰国浴则是相对的极端，直接进行的感官刺激。其实美色降为次品自古有之，

中国唐代对妓女的品味除了歌舞之外，还有要能言善道、展现诙谐、谈论风雅和吟诗颂词，所以年老色衰或其貌不扬仍受到大家的欢迎就不足为奇了，这跟现代偏爱年轻貌美的姑娘，只求外型姣好有所不同。而日本的艺妓也是一种具有特殊品味的文化，是足以代表日本，并上得了国际台面的传统较（技艺。她们除了能歌善舞，谈吐不俗外，更重要的是她们能够聆听客户的倾诉，因为她们接触到的都是上层社会人士，董事长、社长之流，或政治人物及贵族，时常听到政商间的秘密，而她们都能以忠诚守密的态度来换取客户的欢欣与信任。在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抓住这条线来发展，凸显艺妓不同的特点：在一起不是为了交媾，性交易被模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年老时更能显出它的重要。艺妓和客户之间通常先经过一定的交往，然后她就像妯娌一般被出得起钱的贵客“包”下来，原则上其他的人休想染指。由于艺妓的训练是针对男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些社交型的“狐狸精”是良家妇女无法取代的，反之亦然，相夫教子煮饭洗衣的能力基本上与吟诗跳舞打扮交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艺妓会演变成男人的红粉知己（想想台湾发姐的角色）如故事里的董事长和女主角的关系，在工作上如意的、不如意的事都能和身为艺妓的她分享，她懂得聆听，更知道适时转变话题，减低情夫的工作压力，让他不虚此行、不枉此钱，也不必将工作上的怨气带回家去。这般善解人意，难怪有大人物会娶艺妓为妻，例如十九世纪末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艺妓如果没结婚的话，是一个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它是请求技艺的工作，想成为艺妓就得接受严格的训练，“以某一种职业来遮盖她的真正买卖”（波娃语）。第一次性经验是经过竞价过程，愈高愈好，因为下半身（水扬）的好价码与下半生的好日子紧紧相关。

作者高登处理这个话题时以相当典雅的文笔处理，善于优美浪漫的譬喻，就拿姊姊实稳为小百合解说男女那码子事时的语言：

把男人的那话儿称做“鳗鱼”：“它们的地域性很强，只要发现喜欢的洞穴就会设法蠕动进去……女人的洞穴第一次有男人的鳗鱼进去，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水扬。”很类似中文“鱼水”、三欢的比喻；又加以“云盖住月亮”来表示月经，相当诗意地升华那种每个月令女人不舒服的感觉。

通常在战争时期妓女的地位变得相当重要，也就是说具备“军事价值”，她们被执政者送去前线慰劳随时蒙主宠召的士兵，这是政府除了勋章荣誉外，最能“鼓起”军人的雄风士气的方法了。主角小百合身为艺妓，就有机会出现在高级将领的欢乐场合，慰劳辛苦的军官。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她也曾参加美军的聚会；另外根据小百合的回忆，其实艺妓也常接待外宾，她们唱歌、跳舞和弹奏日本的传统乐器，以最美丽的风貌及曼妙的舞姿来进行国民外交，这时性根本就不重要了，故事里提及德国文豪汤姆斯·曼及美国作家海明威都曾受艺妓招待，是很有趣的资讯。

从女主角的语气里似乎没有怨悔这样的一生，透过宽广的视角来回顾她的历程，因为她接触到许多重要人物，间接经历了大风大浪，因而得到了许多别人无法获得的宝贵经验。在故事的最后她豪情万千地说：“我们的世界不会比海上的波浪还要长久，不论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或胜利，一切很快地就会晕开成一幅淡水彩画，就好像纸上的淡墨水一样。”透过回忆让女主角跃然纸上重新再经历一次自己不平凡的人生。作者相当注重东方式的意境营造，有时甚至于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若不论关于艺妓专业知识的精确与否，这部小说的人物刻画、叙述手法以及那股浓郁的异国情调实在应该获得掌声。

彭双俊博士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语言文学博士

·现任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中心专任助理教授

第一篇 懵懂的岁月

1

想像你我二人正坐在一个相当安静的房间里俯瞰着花园，啜饮着绿茶闲聊天，谈着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然后我对你说：“记得那天下午当我遇见什么什么的……那不就是我生命中最美好、却也是最糟糕的下午吗？”我期待着也许你会放下你的茶杯回答我说：“嗯，那么就现在而言，当时的见面到底是怎么样呢？是最好或最坏呢？因为它不可能是两者兼有的事嘛！”通常，我都会嘲笑自己，然后同意你所说的。然而，事实是，在我遇见田中一郎先生的那个下午，确实是我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糟糕的一个下午。他对我来说是如此迷人，即使是他手上的鱼腥味，对我而言也仿佛像香水般。如果我没有认识他，我相信自己绝对不会变成一个艺妓。

我不是生来就为做为一个京都的艺妓的，甚至我根本不在京都出生。我原是一个渔夫的女儿，来自日本海附近一个叫做铠户的小镇。在我的一生中，没有多少人听我谈过铠户镇，或者是关于我生长的房子、我的父母亲、还是我的姊姊——更不要说是谈到关于我是如何成为一名艺妓，或是做为一个艺妓到底是什么滋味。大部分的人只是不断地猜测，也许我的母亲或祖母是艺妓，或者是我打从断奶后就开始学跳舞之类的。然而事实是：许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一个人偶然跟我提到他几周前到过铠户镇，嗯，当时我就像是一只长途跋涉、飞越海洋的小鸟，忽然遇到一个认得它的巢的生物般，我是如此震惊，兴奋得不可抑遏地对他说：

“铠户镇！为什么是那里？那里是我生长的地方啊！”

这可怜的男人，他听了以后顿时脸色大变，虽然他一直尽力想表现出笑容，可是我想这句话实在是太令他震惊了，竟然一下子无法控制表情。

他回答我说：“铠户镇？实在完全无法想像你和这个小镇扯得上什么关系。”

多年前我自行研究出一种制式的微笑，我称之为“能剧的笑脸”，因为这个笑容很像能剧所用的面具那种冻结的表情。这种笑脸的好处是，随便什么男人看见它，都可以将这种表情解释成他所需要的心情和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见我是多么依赖它。当时，我便决定这项杀手锏应该上场了，当然，它也立即见效了。当我对他投以一个足以解决所有事情的大大笑容时，他喘了一口气，并且把一大堆的不可能给放了下来。

他也用一个大大的笑脸回答我：“最有可能的是：你是生长在一个很像铠户镇的地方。唉，那就像是用大水桶泡茶一样！”然后当他又再次笑起来的时候，他对我说：“那也就是为什么你总是那么逗人开心啊，小百合，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几乎是要把你说的那些笑话当真了哩！”

我实在很难想像把自己比拟成像是用大水桶在泡茶，但是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比例是有些真实的。毕竟我的确是生长在铠户镇，而那个地方，也实在不会有人赞美它有什么优美之处，很少有人会去那里，至于住在那里的人，他们从来也不会有什么机会离开。你也许会觉得奇怪，那么，我又是如何离开那里的呢？其实，这就是我的故事的开始。



在铠户镇这个小渔村里，我住在一个我称之为“醉屋”的地方，它就位在靠近山崖之处，每当海风吹过时总会呼呼作响。在年纪还小的时候，这种声音对我而言，听起来就像大海患了重

感冒，因为它总是带着喘气声，然后在一个大喷嚏以后会有一阵子的平息，其实那个大喷嚏是巨浪冲撞崖壁的撞击声。我总认为我们的小房子一定是觉得大海每次都朝着它的脸打喷嚏而冒犯了它，为了避开这些，因此它决定往后靠一点。不过，如果不是父亲从一条翻了的船上锯了一些木头来支撑屋檐，它可能早就垮了，然而，这么做也因此使得这个房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站都站不稳的老人靠在他的拐杖上一样。

在这个醉屋里我过着一种有点不平衡的生活，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我便很像母亲，而一点也不像父亲或姊姊。母亲说那是因为我们两个是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事实上也是，因为我和她一样有着一双你在日本绝对看不到、而且很独特的双眼。母亲的眼睛是一种半透明的灰色，而不是像一般人所拥有的那种深褐色的眼眸，而我的则和她的一模一样。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告诉母亲，我认为是在她的眼睛上挖了洞，然后把里面所有的墨水都抽干了，她听了觉得非常有趣。有个算命的说她眼睛的颜色这么淡表示命中带太多的水，也因此导致其他的四种元素很缺乏。他们解释说，正因为这样，所以她的五官看起来很不协调。村里的人常说她应该要长得很漂亮才对，因为她的父母长得都很好看。基本上，桃子吃起来很可口，蘑菇尝起来也不错，但是你就是不可能将它们摆在一块儿，造物者确实是在她身上开了一个很可怕的玩笑。她拥有外婆翘翘的嘴和外公有棱有角的下巴，但这就像是一幅精致的画配上一个粗犷的外框，而她可爱的灰色眼眸被一层遗传自外公厚厚的睫毛围着，因此，从她的整体看来只是让人觉得很突兀。

我母亲总是说，她嫁给父亲是因为她命里带太多的水，而他命里带了太多的木，那些认识我父亲的人听到她这么说也都能马上就了解她的意思。因为，水很快地从这个地方流到那个地方，而且总会找到某个缺口去把它补满；另一方面来说，木则都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对父亲而言，这是件好事，因为他是个渔夫，

而一个命中带木的男人在海上是很安心自在的。事实上，我父亲在海上是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要来得更安心自在，而且他也从不离开海岸太远，即使是洗过了澡，他闻起来仍然还带着海的味道。当他不出海捕渔的时候，他会坐在我们暗暗的前房楼梯补鱼网。然而，以他工作的速度，假如鱼网变成了一个在睡觉的生物，他也不会把它吵醒的。因为他不管做什么事都很慢，甚至如果要求他做一个专心的表情，在他重新调整安排好表情的这段时间，还够你跑到外面去漏光一澡盆的洗澡水。他的脸已有着相当多的皱褶，而在每个皱褶里都藏着一些烦恼或其他的事情，所以这张脸庞已经不再是他原来的样子，反而像是一棵树，所有的树枝上都布满了鸟巢，因此他必须经常挣扎着去清理它，但是努力过后看起来却总像是没清理过似地。

当我六岁或者是七岁的时候，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有一天我问他：“爸，为什么你这么老？”他扬扬眉毛好像是一把倒垂的雨伞横在他的眼睛上方，然后深深地吐了一口大气，摇摇头回答我说：“我不知道。”当我转向母亲时，她看了我一眼，意思好像是说：改天找个时间，我会为你解答这个问题的。隔天，她不发一语，带我朝着村庄走下山头，在树林中转向一条小路走进一个墓园。她领我走向角落里三个坟墓，白色的墓碑立在那儿比我还要高，在上头由上到下写满了看起来屹立不摇的黑色字体。可是，在我们的小村庄里，我在学校学的还不够多到可以认得出哪边是开始，哪边又是结束。后来，母亲指着那些字说：“奈津，阪本实之妻。”阪本实是我父亲的名字。“死于明治十九年，享年二十四岁。”然后她又指着下一个说：“仁一郎，阪本实之子，死于明治十九年，享年六岁。”接下来那一个措辞都相同，只除了名字是正夫，而死的时候才三岁。这个着实花了我不少的时间才了解到，原来父亲很久以前结过婚，而他全部的家人都已经死了。不多久我回到那些坟墓那里，我发现每当我站在那个地方，悲伤就会沉重地袭击而来，我的身体会比先前重约两倍，

仿佛那些坟墓把我朝着它们拉下去一样。



有了这些所有的水和所有的木，他们两人似乎应该拥有一个最好的平衡，可以生出有着元素调配适当的小孩，可是我确定当他们发现结果又是一种一个时有多么讶异。因为不只是我和母亲很像，而且遗传了她不寻常的眼眸；我的姊姊左津，也是和父亲非常相像。左津大我六岁，当然，因为她的年纪比我大，所以她可以做一些我不能做的事，但是左津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成好像是发生了意外事件一样。例如，假设你要求她从炉子上的热锅里帮你倒一碗汤，她是可以将这件事做好，可是她做起来的样子会让你觉得，锅里的汤能倒进碗里纯粹是运气好。有一次她甚至被一条鱼割到。我不是指她因为拿着一把刀在清理鱼时被割到，而是她拿着一条用纸包好的鱼从村子里爬上山坡，鱼滑出来，从她的脚边掉下去，因此她的脚被鱼鳍割到了。

我的父母除了左津和我之外，实在应该要再有其他的小孩，特别是我父亲希望有个男孩可以和他一块儿捕鱼。但是当我七岁的时候，我母亲病得非常严重，很可能是骨癌。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她唯一觉得舒服的时刻是睡觉的时候，然后她的生活节奏开始变得像猫一样，往好处想是多少有点儿稳定吧！几个月当中，她睡了大部分的时间，每当她醒了，很快地她就会开始呻吟。我知道在她身上有些事情改变得很快，因为她命中带了那么多的水，所以在我看来似乎是没有什好烦恼的。有时候几个月的时间，她变得非常瘦弱，但是过没多久她又变得强壮起来。但是在我九岁那一年，她脸上的骨头愈长愈突出，而在那之后，她的体重就从来没有再恢复过了。当时我并不明了她命中的水已经因为她的病而被抽干了，就好像海菜天生虽然是湿软软的，但是当它干了的时候，就会变得干瘪易脆了，而我母亲也正一点一滴地流失了她的本质。

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暗暗的前房有着刻痕的楼梯上，对着那天早上抓到的蟋蟀唱歌时，忽然听到有人在叫门：

“喂！开门！我是蒲田医生。”

从母亲生病开始，蒲田医生每个星期都会爬上山坡一次，特别到我们渔村来看看母亲的情况。那天因为有个大风暴要来，所以父亲在家没出去捕鱼，他就坐在楼梯上那个他经常坐的位置，用他那两只像蜘蛛般的手在编织鱼网，然后他花了一点时间对着我看了一会儿，并且举起一根手指头，意思是要我去应门。

蒲田医生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至少在村子里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他曾经在东京念过书，而且据说他是我们所认识的人里懂得最多汉字的。他是如此崇高，所以根本不可能注意到像我这种小人物，当我帮他开了门，他脱下鞋，略过我就直接进入了屋内。

“唉呀，阪本先生，”他对我父亲说：“我真希望过过像你这样的生活，每天出海去捕鱼，多好啊！然后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在家里休息。我看到你太太还在睡觉。”他继续说道：“真可惜，我还想说可以帮她做些检查。”

“噢？”我父亲回应着。

“你知道，下个礼拜我可能没办法过来。或许，你可以帮我叫醒她？”

父亲花了点功夫把缠在手上的鱼网解开来，但最后他站着。

“千代子，”父亲对我说：“帮医生倒杯茶。”

我的名字在那个时候是叫做千代子，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艺名，小百合。

父亲和医生进入了另外一个房间，母亲就躺在房里。我试着倚在门口偷听，但是能听到的只有母亲的呻吟，而无法听到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当我沏茶时，医生快速地搓着双手、面容严肃地走进来，父亲尾随在后，他们一起坐在房间角落的桌子旁。

“时候到了，阪本先生，我想我该跟你说些事情了。”蒲田先